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集卷三

大學士李光地撰

春秋大義

作春秋之義有失古人之言之指者不可不正如孟子  
言春秋天子之事也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列  
邦僭亂名分混淆而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  
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

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而以為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謂凡著書者言理則虛徵事則實故雖言理義以垂訓不如借二百餘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見於此爾說者以為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又司馬遷言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見即顯也天道隱人事顯蓋言

易本天道以該人事春秋推人事以合天道故其下  
即云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說者又似以推見至隱  
為推究隱情之義故譚經往往有鍛鍊文致者皆由  
於此也

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案正月者周建子之月也三正  
迭用而建子為周制故系之以王左傳以王為周王  
者是也然建子非春也而冠之以春從來諸儒說者  
不同或謂月可改時不可改周人未嘗以子為春也

孔子假此以見行夏之志爾或謂月改則春移實周人以子為春而非夫子加之也如前之說則建子非春也而以為春名實亂矣如後之說則正王之正也春亦王之春也而升春於王名實亦乖矣然則何說之從曰春之不改者禮樂制度所以因於百王也春之移者頒朔行令所以行於當代也春秋當代之書則以春移之說為近然而升春於王蓋行夏之志寓焉矣升春於王何以寓行夏之志乎曰正者王事之

始也春者天道之始也王所為者系之以王天所為者不得而系之以王也雖三正迭用而惟夏得天故曰升春於王者寓行夏之志也四字之義既明則全經之要俱舉何則以王法正天下以周正列國故曰春秋為尊王作也以天道正王道以百王之禮正周禮故又曰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是故隱無正為其不尊王也桓無王為其不正下也桓之四年七年無秋冬為其不奉天也其義皆由此起矣

隱公惟元年書春王正月為經之大義所託始餘十年  
皆不書正故曰隱無正隱之所以無正何也正朔者  
王所頒諸侯所稟也故諸侯而奉正朔則朝聘無失  
期而歲事來辟矣隱之在位十有一年之間王命凡  
五至焉而身既不朝亦無一介之使之報禮于京師  
則是列公之不奉正朔自隱始也春秋尊王之書大  
義可不正乎是故削其正非謂其居攝之謂也

桓公在位十八年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餘皆



不書故曰桓無王先儒說之曰諸侯弑其先君者王  
法所必誅是故元年書王正桓之弑也二年書王正  
督之弑也十年書王天道之周也十八年書王人事  
之究也其餘皆不書王者明王法之所必誅而王不  
特不誅也恩命屢至生死有加焉夫臣弑其君者有  
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故託始於隱桓  
之際深探其本則由王法之不行也是故不書王以

見志

繼世書即位正也不書即位弒也繼弒而書即位則與  
聞乎弒也隱不書即位攝也此穀梁子之義例不可  
易也故君而行即位之禮則書之君而不行即位之  
禮則勿書聖人安得以意為筆削哉攝者不敢即位  
也繼弒者不忍即位也非聖人削之也繼弒而即位  
非特無不忍之心蓋將以泯其事也若曰先君無故  
者是以安然即乎其位而不辭

特書首月者其一時無事者也若其時之他月有事則

不特書首月矣惟隱莊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書首月則以雖不行即位之禮而元年不可以無正也定之元年獨無正者公六月始即位則是前此無君也無君而何以有正是故例異於隱莊也

春秋列侯皆僭爵故魯亦侯也而稱公然而經因之者本國也其餘則卒也以其班秩秩之及其葬也以其僭號稱之不以秩秩則無以正其僭之非也不以號稱則無以存其僭之實也凡春秋書法多如此者故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削屬籍而不以爵氏通然惟  
入經之初州吁督萬無知四人而已其後或姓氏之或  
世子公子之不削屬籍則弑君者猶夫人無以正其弑  
之罪也不姓氏之世子公子之則安知其非微者盜者  
而為邦之臣子乎是無以著其弑之實也凡具其實者  
之謂案正其罪者之謂斷先案而後斷者史體也先斷  
而後案者經義也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故惟魯之弑君  
不可書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故惟吳楚之僭號不可著

然則有稱國以弑稱國人以弑者豈不得其主名與曰  
苟不得其主名則從盜殺蔡侯申之例矣殆非也然  
則先儒罪累上之說何如曰罪可累上晉楚陳之三  
靈當之矣晉之厲與靈孰愈而異其文乎此則所謂  
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者又安可以訓然則  
經意安在曰春秋因舊史從訃告有所損而不能益  
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有董狐南史之諒其赴於  
友邦實者幾何夫不以實赴者則必有所諉其罪矣

大都微者當之也夫子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  
聞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辭也故欲正其所誅則赴  
異而事專欲從其所諉則實乖而網漏今有殺人之  
獄而斷之者知其為豪傑魁橫而無輸辭也與其移  
辜以弊獄孰若懸案以徵兇故書曰某國弑其君執  
政任事必有當之者則亂臣賊子死有餘懼書王法  
而不誅其人身意蓋如此也

然則楚公子圍之類何以竟泯其迹也曰凡稱國稱人

以弑者其國以弑赴而有所諉者也故夫子不從其所諉明元兇之有在懾姦惡於無形也若其國不以弑赴則舊史闕焉夫子無從加焉楚公子圍之類是也春秋有褒貶而無黜陟說者以為黜列侯之爵非也為此言者以滕薛杞入經皆侯也其後或伯或子故以為夫子黜之也滕朝隱稱侯至朝桓而稱子纔越二年爾先儒或以為其後服屬於楚故黜之或以為首朝弑君者故黜之夫此時未有楚也因其後服屬於

楚而豫黜之可乎且攷二百餘年滕無服屬於楚之事也其後服屬於楚無如陳蔡鄭許然而未聞黜爵何哉以為首朝弑君者罪止其身可矣何為終春秋而不復春秋弑君者無一黜而黜朝弑君者正法殆不如是又或為三國自貶以省會盟之役攷桓之初霸事未興盟會未煩也且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順諸侯之自尊而反順其自黜哉杜氏謂時王所黜正矣而難者曰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夫東



周之替也然而齊晉之霸實王命之儀父黎來實王  
爵之故沃武公曰不如予之衣安且吉兮就其威不  
行於吳楚之遠且大若滕薛杞之小邦以為時王所  
黜於事豈闕哉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益卑矣三晉  
為侯猶請命焉況平桓之世東遷之初哉

國惡則諱臣子之禮也夫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  
在其中矣蓋以其不變是非之實但隱之而已則直  
道行乎其間無傷乎天下萬世之公義也昭公謂吳

女為孟子自諱之也故春秋因之曰孟子卒不稱夫人不稱薨為君諱也他日答司敗以知禮而又引為已過者以此

國之敗辱亦諱臣子之禮也雖然敗辱而旋復者則不諱是故乾時之敗不諱以其旋勝也謹闡之取不諱以其旋歸也言其所可言者而已必求其說則鑿也公及諸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來盟皆不書公亦諱也非其班也以此類之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不著其所與盟者亦為諸侯諱爾謂嘉屈完之慕義  
美桓公之用禮蓋取孟氏所謂彼善於此者君子則  
於是乎見蠻荆大邦之抗管子功烈之卑也

魯諱敗不諱戰周諱戰不諱敗莫敢與王戰者也戰而  
勝猶恥也戰之恥甚於敗故諱戰不諱敗

春秋以日月為義例信乎曰此亦史法之舊云爾事之  
大且要者則謹而日之私家記錄猶然況國乘乎是  
故郊祀宗廟則日崩薨卒葬則日天災地變物異則

日以至會不日而盟則日侵伐不日而戰滅則日此其大凡也有應日而不日者矣未有不應日而日者也應日而不日者舊史失之也畧之也以是為特筆之褒貶則否

曰以名字爵氏為褒貶者何如曰春秋者正名之書秩序命討於名乎寓之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或失地而不名者國滅而奔哀之也或滅同姓而不名者貶爵為人足以見志也國滅而奔則不名以

哀之而有不哀之者徐子章羽也僭王者也國滅而受執則名以責之而有不責之者虞公夔子人其滅同姓者於上則存滅者之爵甚滅之者之罪也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衛侯鄭衎也其奔可恕其復可罪也大夫不名必事可賢焉者高子季子也三恪之國則因事以存其官宋司馬司城也非此族也則以姓名通其不稱姓氏者非有大惡則君未賜氏焉爾

四時者紀事之綱故經雖其時無事必書首月者備天

道也桓之四年七年不備秋冬先儒以為王命之尊  
下聘于蓼國列辟之遠旅朝於亂邦是恩威之不明  
而好惡之不公人道忒而天命僭矣春秋推顯至隱  
書人事而寓天理春夏德也秋冬刑也刑屬三千罪  
孰大於弑其君父故陳恒弑君孔子告於哀公而請  
討之今不討則已又降尊而聘之涉遠而朝之亂臣  
賊子其將何慄焉如彼秋冬天之威也天失其道草  
木猶干犯之而況於人乎是故削其秋冬乃恭行天

討之志非闕文也王朝之大夫不名諸侯不生名安有來朝聘而反名之是故以知其志也

然則昭公十年定公十四年之無冬何也昭之十年先儒謂是取吳孟子之歲也四時之序春者父子之仁夏者賓主之禮秋者君臣之嚴冬者夫婦之別冬之為夫婦之別何也冬之時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判而後陰陽交不判則無以為交也夫婦別而後父子親不別則無以為親也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

厚其別也昭始亂之天敘之典紊矣削冬見志不亦  
宜乎定之十四年孔子去魯之歲也天之功至冬而成  
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將向於成而去王道  
之不就天道之不終也是故不書冬者傷之此類並  
不可以闕文置也

然則莊之二十二年夏無事不書首月而書五月何也  
曰是莊公在喪納幣之歲也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  
月也周官以是月會男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言其禮之宜豫則是月者婚姻之月也居喪納幣則婚姻之禮廢比事屬辭以見意其義不亦深乎

然則哀之十四年並不備夏秋冬何也曰文之終也文成致麟而聖作終矣雖然春秋於變異必謹而日之故先儒曰五石六鵠之文不立則王道不亢今麟之異豈徒非石鷁比乎夫子所親視又非日月之不詳也然而不日抑且不月何也曰意在於春也經以春始以春終春者天之始也治亂循環必復其始故易

終於夬謂一變而乾也詩終於豳風言乎變之可正也論孟皆終於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聖人之志豈舍命哉方春而仁獸至夫子之望於後王者遠矣故公羊子曰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夫子也

日食書日書朔朔日食也書日不書朔朔後食也書朔不書日朔前食也不書日不書朔陰雨食也陰雨食則國都不見而他處見之非靈臺所觀測則未知其為正朔與朔之前後與是以闕之也若夫夜食之說

則非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之作  
厯也上溯往古必使千有餘年日食必在晝月食必  
在夜也

經書閏月多在歲終是以史者有歸餘於終之說如其  
然也必也春秋之時厯法失也否則經之閏月偶在  
歲終也閏以王居門為義是四時皆有之之證矣

襄之二十一年連月日食非變也蓋史者異文或曰九  
月庚戌或曰十月庚辰而夫子兩存之以闕疑如甲

戊巳丑陳侯鮑卒之例

齊桓存三亡國而書辭不同城邢序三國城緣陵繫諸侯城楚丘則無所繫說者必求異義非也凡事無所繫者內辭也城楚丘殆魯人在焉爾

說春秋者每據左氏傳以發難曰是事舊史有之而經何以不書是直以左氏傳為舊史也而可乎左氏之生最後故其紀事終於智伯之亡蓋與公穀相先後而同業是經者爾左氏長於蒐采文備列邦不專魯

史觀外傳之作可知也夫子修經舊史是據無告無  
赴雖知亦闕據左氏傳以議筆削之意者是以東海  
為崑崙失之遠矣

如楚文沃武入春秋已強大而不見於經者告命未通  
也雖同盟同會之人其事不告則亦不書舊史所無  
故也然則春秋無筆削與曰惟以事實推之而不通  
者然後可以議筆削之意矣狄人攻王天王出居晉  
文於是借以求諸侯也勤王定亂可不謂功乎以為

不告則僖公在行以為史者畧之則魯人夸美至於作頌矣然而春秋之書晉事也自侵曹伐衛始定王之勲泯然無見者則非削而何哉霸業聖門所不道然於桓也曰一匡天下正而不譎春秋錄毫髮之善況功在王室者哉惟其召王請隧取邑伐原陰凝霜降月望星稀此易道所深懼而春秋之大戒以此坊民後世猶有操卓之倫者而可以盛其端乎是故春秋有大事而見削者此類是也

春秋道名分可謂一言以蔽之夫子曰其辭則某有罪  
焉爾夫子修辭不過使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為制  
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為  
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書法抑揚輕重婉直微顯之  
間而得之

春秋隨筆

諸侯兄弟稱公子先公之子也同母則曰兄弟非加親  
之謂也春秋謹嫡庶同母則嫡也故書兄弟以見義

爾其君非適則奈何曰適而君正也非適非正也正  
適庶所以正適之為君也其君之適與庶與春秋弗  
論也天王殺其弟佖夫秦伯之弟鍼出奔晉以至宋  
辰之叛猶弟之也段去弟不弟也兩有罪焉爾陳招  
有罪何以弟曰前削其籍罪之也後著其親罪之也  
削之之罪罪已明矣大罪則又深其辭也

惠公歿仲子亦死故王兩歸賵秦人於僖公成風也亦  
然書成風後僖公者夫死從子之義也賵惠公可也



賄仲子是无適庶也平王忘厥致戎之自而肇濟綱紀故名宰以非王也凡王朝失禮則非王與宰舉重之義也

崩薨與卒皆有常稱禮也五等之君諡從其爵制也經之所書奪其薨之常稱於卒而仍其公之僭諡於葬者何曰彼來赴禮在彼也彼有干於禮吾從而卒之我往會禮在我也禮無不敬故仍而公之何以知彼之有干於禮也曰其來赴者若侯若伯若子必皆曰

我公薨也若吳楚必曰我王崩也于禮莫大焉故存其始封之爵又從而卒之也往葬而貶其稱焉非邦交之禮且無以著其僭號之罪故仍其所僭之諡從而公之何以不書吳楚曰王者所辟也其王子削曰公子可也其王削曰某公猶不可也是故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不著其葬號之謂也

凡書時而不月以紀事者蓋舊史畧焉則未知其曷月與日與徒可得為此時而已後代史書年而不知其

時時而不知其日月者蓋多附於年時之終若附於  
年時之終則嫌其為卒時卒月之事也今書無月有  
時之事於前有月之事於後則事之先後不出乎此  
時之中而不正名其為首月也先儒以為下有次月  
則此必首月者誤矣

先儒於孔父仇牧荀息無異辭若是班乎曰否及者與  
君一體之稱焉爾美惡存乎事而不嫌同辭孔父仇  
牧君其君死其難其所以為一體者正也荀息傾危

之士也與晉滅二國之三公與於害嫡長者三人奚  
齊殺矣而猶無反重耳夷吾之心必求姬之氣類而  
君之焉其所以為一體者非正也雖然其為一體而  
與之存亡均也君卓矣得不大夫息乎其大夫與君  
一體而同存亡得與孔父仇牧異其辭乎故曰及者  
一體之稱焉爾美惡存乎事

凡君行而至公殺胡氏皆以為特筆而胡氏曰或志其  
踰時之久也或錄其征行之危也或著其黨惡之罪

也考之經有不盡然者左氏謂告於廟也其說是也  
不告則史不書史不書則經不錄也或曰昭公在乾  
侯無不致者何廟之可告曰載主行與設位告與皆  
不可知也且每歲首必書公在則雖不告夫子猶書  
乃變例也然則君行而至正與曰出入必告正也書  
其正者則不告者非矣夫子之仕魯也雖圍成之在  
於封內者無不致也故知告者正也或曰大夫見執  
則致故致非美詞曰君反則告廟大夫反則告朝然

而或致或不致君重而大夫輕也惟有故則致一體之誼也書至以明一體之誼何不美之有乎隱無至讓也不以君舉自儼也

先儒謂有年大有年獨見桓宣之世紀異也桓宣有弑篡之惡宜得水旱凶災而乃有年謂異也夫紀有年以示異適為亂賊勸而又何書焉春秋重民命故凶豐必書非為一人設也難者曰二百餘年獨兩年有乎應之曰二百餘年獨三年饑乎蓋五穀全無亦僅

僅之事也

祭祀大事也歲修之故不屢書惟祀禮之變則書亦史家舊例也四時之祭祔為薄烝為盛春正月夏之冬也烝正也夏五月夏之季春烝非正也欲再舉行盛祭故再烝禮之變也易言用禴書戒黷于祭祀春秋譏再烝

葬君葬夫人皆書我者何對鄰國之辭也葬則同盟畢至故列國之君喪從外辭葬從內辭我往會也本國

之君喪從內辭葬從外辭人來會也

先儒薄傳者母弟之云故凡書兄弟者雖仍同母之說然別為義例以通之曰或罪其溺寵愛之私或罪其薄友于之義如是則共仲莊公異母兄弟寵任之過俾掌兵權成弑逆之惡亦當書兄弟以章寵愛之私矣豈同母者寵愛則非異母則無尤乎其為私益甚矣罪其薄友于之義此為佞夫鍼之事設爾殺奔其同母兄弟則薄殺奔其異母兄弟則不薄乎本欲同



之徒以異之則無以立說為也夫同母稱兄弟者正嫡庶云爾何嫌而畏之甚也

齊於紀晉於虞號皆猶存其祀祀存則非滅或者見經不滅則以為賢襄公也則以為責虞公也夫以襄公而賢之移晉之罪以罪虞公其非聖人之心必矣然則如何曰興滅繼絕者春秋之志也彼存其祀而吾滅之則無以書夫不存其祀者也紀侯不名不奔曰大去其國春秋與其不下齊也與其不下齊則於義

盡乎曰否易曰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  
得古之人太王是也又曰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古  
之人周公是也居下位則可遠避以圖存在上位則  
宜無失其有事不喪七喪者无喪有事者也喪貝以  
躋陵勿逐而復得者權也紀侯去國合於太王之義  
矣而所謂七日之得無聞焉雖然賢於服屬甚而囚  
俘者也其下書齊侯葬紀伯姬非與其葬也屬辭見  
義焉爾

人北杏之會則曷為於鄆焉爵人北杏之會則義見矣  
於其始乎見義也雖然會盟則爵之樓伐則猶人之  
也樓伐之事大蓋三王之罪人也會盟皆先齊樓伐  
多先宋又以見霸者之譎也若為順人以興師而已  
不為兵主也

自君殺之者君殺也國殺者君臣共之也人殺者國亂  
而見殺或衆討而殺之也衆討而殺之者必去其官  
與屬國亂見殺則不去其官與屬

內於外諸侯不言朝尊內也聘無不可言者內大夫於  
他邦亦不言聘何也曰魯於大國有比年而聘有年  
而屢聘而於天子畧矣故書聘則惡顯書如則詞微  
以聘行乎以事行乎悉以如書之

自桓霸後征伐皆人之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無道  
之世也雖然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賜義既明矣功  
則可進而進之也桓之功於中國自救邢始也稱師  
別於人也謂其能以衆正矣

去夫人者正其分也去姓氏者絕其屬也正其分者仲子成風是也絕其屬者文姜哀姜是也或則因王命而正之焉或則以霸討而正之焉文姜之絕義無所麗故惟於孫出而正之焉哀姜之罪浮故并去氏

古之侯伯有存亡繼絕急病分災尊王室安諸夏之義修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書諸侯事如內辭者四城楚丘戌虎牢伐陳歸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衛入于狄矣虎牢不戍鄭入于楚矣戌陳粟蔡皆公舉

也故以公辭也齊桓存三亡國獨楚丘公其辭何也  
同則舉重救衛為重也或以為抑專封而書法如此  
葵丘之盟曰無有封而不告夫烏知桓之不告而封  
哉

奚齊不稱君未踰年也卓稱君踰年也弑一君復殺一  
君克之惡甚矣或曰為世子討也曰不諫不奔中立  
以免作逆節而陵死君者春秋之罪人也於獻無譏  
乎曰前書殺其世子於奚齊之弑則曰君之子獻之

罪亦明矣然則苟息免乎曰不死於奚齊更立卓而欲輔之探先君之邪志成驪氏之私人春秋何取焉不沒其實焉爾

存三亡國其辭異衛既滅矣諸侯存之天下之公也故公其詞以見義也邢杞未滅也其美之則猶衛志於邢則再列三師於杞則舉凡凡皆美詞也然則何為或舉凡或再列三師曰有我在焉則舉凡無我在焉則再列三師

終春秋言朝王者踐土溫之會而已而又不成朝何以不成朝因會而朝且一則降王而勞諸侯一則以侯而召王故謂之不成朝也公朝則諸侯朝可知不言諸侯朝不與諸侯之能朝也

王在京師則曰歸于京師義已備也京師即王也王在會所則曰歸之于京師義始備也王既知其事矣歸其人於京師焉爾

自晉文侵曹伐衛之後二國之君一出奔兩見執然其



出執也皆爵之其歸也皆名之不爵無以見晉之專也不名無以著曹衛之罪也曹衛之罪云何去夏即楚也胡氏責其貨筮史戕兄弟者偏辭也

以周禮大司樂章攷之既言四望又言山川則四望非泰山河海之屬可知四望言祀山川言祭則四望附於天山川附於地又可知矣四望蓋日月星辰之屬也兆日於東兆月於西北兆星於南兆辰於北故曰四望也後人因望於山川之文而云然不知凡望遠而

祭皆曰望周官之四望則非山川爾

公羊屢言辭字其義猶嫌也曲禮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客歃醢主人辭以寡解者作起而辭讓之辭如是則是章客失禮也殊非禮意竊疑此兩語是釋禮之文記者誤收之蓋嫌於主不能烹而已寡故不可絮羹歃醢也以猶已也若曰貧之甚

敗績于茅戎可書敗績于鄭不可書也天王狩于河陽可書也以臣而名君不可書也書其所可書者是春秋

所以施於周魯之義也

高子來盟內辭也屈完來盟亦內辭也以天下之大勢而內齊桓之師也不書使之者齊楚未有成命而盟者二子之志也

魯公廟不毀也始封之君也至季文子以周有文武不遷之廟遂欲以伯禽擬文王而以武公擬武王故復立之以為世室則明堂位所稱是也晉立文武宮者亦以武公始受命文公創霸故其廟不遷非凡廟皆

在也

天王尊而天子親始錫桓去天稱王嚴其分正其義也  
繼錫文稱天王嚴其分也終錫成稱天子蓋於時分  
義微矣恩數加焉爾賜與錫義亦有輕重之不同

文不稱夫人自逆也宣成稱夫人卿逆臣子之詞也逆  
女不氏逆婦則氏者成婦則氏之也或曰氏或不曰  
氏何禮不備則不氏其著文宣之以喪昏與

晉文執衛侯歸于京師其執則爵之其歸則名之晉衛

均有非焉爾負芻弑其君其執其歸皆不名何也王  
始終不奪負芻之爵也王始終不奪負芻之爵故別  
其文不曰復歸于曹曰歸自京師也王無非與曰非  
在王也何以知其非在王也書晉侯以執而目其歸  
曰自京師故曰非在王也非在王則春秋不正之與  
曰二百餘年莫有執有罪聽於天子者春秋貶有罪  
以達王事代王也今茲王自治之而春秋烏乎代之  
故仍其爵而不名又曰自京師以存其實而已

戍陳戍虎牢與城楚丘同文天下之公也陳鄭服屬於楚久矣不有二戍諸夏其入楚乎

圍殺齊封不名殺蔡侯般何以名封臣也般君也般與虔弑君類也名般於下則不得而爵虔於上也或專以為惡其誘而名之末已

春秋外吳甚于楚徐何也曰姬宗也而干大號別嫌明微於是首焉爾

邾者魯之附庸最近且親不用講信修睦而有一體之

誼焉此而疑貳天下之邦交其何禮義忠信之有故  
盟邾者春秋之盟之始終也

傳紀閏者六僖七年惠王崩文元年閏三月成十七年  
晉殺胥童襄九年諸侯伐鄭昭二十年盜殺衛瓘二  
十二年王子猛卒是也除文元年閏三月及昭二十  
年閏八月餘皆在冬末故先儒謂周末秦世歷家歲  
末置閏以會歸邾於終之文而反以文元年為非禮  
也傳譏三月不譏八月義見前也春秋閏月紀事有

矣不書蒙上月也失禮則書不告月及葬景公是也  
葬景公何以為失禮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諸侯五  
月而葬齊侯卒以九月葬以閏月是數閏也故以失  
禮書葬定如閏九月也而不書明妾母之喪得以閏  
數矣

榕村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榕村集卷四

大學士李光地撰

尚書句讀

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日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日王朝步自周於  
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  
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

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

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二十師渡孟津癸亥

二月三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四日昧爽受率其旅若林

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紂

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

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三日王來自商至于豐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丁未十七日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日庚戌

二十日 震川云先儒以漢志推此  
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 柴望

大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 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  
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  
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

其基兩字如傳屬下句亦可屬上句更古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  
休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禮有貞龜此貞字即其義言卜既休而恒吉即如  
我二人共貞者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歲秩無文予齊百工俾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

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敎弗  
其絕厥若彛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倅嚮即  
有條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  
惟終

詳此段自王肇稱殷禮至汝永有辭是一串口氣始  
言王在洛肇舉盛禮廣釐庶祀而无以崇德報功為  
先故方我之率百工而從于周也予固知王之將有

事矣有事謂祀事也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今王果就而命之曰其記功宗而以功作元祀且告其神曰汝受茲寵命當嘿有以厚輔王室也夫報死者乃所以勸生者今視功宗記載豈非汝之所以教戒百工者乎雖然今日之功宗皆其先世有功德或老成未凋謝者孺子其引以為朋助哉用賢勿貳圖功惟終無徒若火之始燄燄而已當使其所灼者相續而不絕其可也順道撫事無改我之所為而所用之人則

惟以在周之工使之就官供職明作以勸一時之功  
博大以成裕後之業則永有休稱于後世矣蓋大意  
只是戒王之信用耆舊賢人而從祀典說起者因王  
舉功臣之祀就其善意而引伸之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  
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諸侯立國多仍其舊不能如王朝百工之建官惟賢  
也惟在敬以涖之而辨其享不享者而已蓋周公遷



洛元為道里之均朝會之便則撫御諸侯之道不可不講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廢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頒分也言我勤勞于王家者汲汲不暇王當分我此心以聽我教汝而輔民彝可也汝若不勸於是則不永世惟當厚繼乃考之道而無不順焉則予亦不廢

汝之命而盡心勸力汝往敬其所事予亦能明于農  
事以左右斯民庶幾民生優裕不至於流離而遠去  
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  
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  
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

成王稱周公之功而言所舉祀典及于無文茲公功

德之盛如此雖當公之身予夙夜敢忘祭祀乎蓋沒而後有祀然古人嚴敬之至則以事神之禮事之享禮之設意蓋如此下文以鉅鬯二卣曰明禋者即其事也此亦以答周公王肇稱殷禮一段意言元功雖多孰過於周公者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周公意欲成王居洛宅中以定基業成王則意謂洛

邑新建迫近頑民非周公不能鎮撫故既命公曰公之輔我之功啓我之篤當常如今日不可有替乃復命之曰予仍且辟於舊都命公留後于洛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言四方雖開治而宗周之禮樂未定則公之功亦未能安也故欲公之啓大其後以為士師工之永監且保釐東都以為周之四輔也成王其殆命公以制禮

作樂之事乎其後周公居洛而作周官乃所謂定宗  
禮者啓佑後人咸正無缺則所以迪將其後監我士  
師工者備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數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其安居于洛予今往辟于周矣公之功無不肅將  
而祇歡者公當泰然處之不必過為勞困也蓋因公  
有不暇之言故以此語慰答哉漢書作我乃王莽輩

誤讀誤解不足為据也君與之去公猶懇懇留之豈有召公當作誥殷勤之時而周公乃求去以困王尚論其世殆不如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周公言我固恭於事君者今王命予來洛以誕保文武之業所命之言無非所以推廣我之恭敬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

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又答成王定宗禮啓大其後監我士師工之意言當  
王來相宅即大加意典禮於殷之獻民將開一代之  
規模為成周敬德之先曰自此宅中為治必使萬邦  
咸休然後為有成績也此即隳括王言之意蓋未至  
有成績則所謂未克敕公功者○觀武王訪道箕子  
則商家文獻周所監也故惇典於殷之獻民乃周公  
制作之藉今考周禮直是洪範義疏聖賢源流可見

子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  
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遂以治洛自任言我偕卿大夫士厚前人之成烈以  
對天下又考我昭子之典刑以盡文祖之德蓋又以  
制禮作樂自任也○作周孚先者為周家忠誠之先  
也○昭子當是武王對下文考言故曰昭子武王既  
受命故凡政事皆有典刑文祖則只言德而已周公  
欲考論武王之典刑以盡文王之德所謂丕顯哉文



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至周公而咸正無缺如孟子引  
用之意也○對成王言武王則曰乃光烈考周公自  
稱武王則曰朕昭子

佅來必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  
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

王言夙夜必祀周公故有以秬鬯休享之事周公不

敢越宿而轉祭于文王武王為王祝釐使之順篤繼  
序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又言使殷都引長而王能  
使殷繼序萬年瞻仰于王而懷其德也以殷名新邑  
者本殷地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  
裸

觀此節似洛不立七廟而但立文武二廟也但文武

二廟亦曰太室疑於后稷太廟者蓋世室太室本通稱如世子太子之比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即就上文逸祝冊告周公後者而申紀其月耳或曰前祝冊者告神也此則作冊以告周公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

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子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弗弔者發語之辭弗弔天降喪于殷猶春秋傳所謂無祿文公即世者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已止也君已者呼召公而止之留之之發辭也曰時  
我者兩承上文我不敢知而言天命雖不可知其可  
知者則在我而已下文乃兩申時我之意若我不敢  
安于天命而弗念其威則民心必無怨背于我而天  
命固矣此固所謂永孚于休者而惟人所召也若我  
後嗣子孫不能敬天畏民使前人光烈之在家者自  
我而遏佚泰然不知天命之不易而難信也則必至  
於墜命而不能經久歷年以嗣前人敬明之德矣此

則所謂出於不祥者而亦豈非自我致之哉不知兩  
字須屬下文讀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  
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  
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  
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惟茲有陳指上文數人而言率猶悉也悉由此有列  
者保乂有殷故殷得以禮終而配天永世以善終曰  
禮楚辭禮魂是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  
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惟茲即惟茲有陳者亦專指上文六臣而言百姓王

人皆能秉德分憂小臣侯甸又能奔走先後然惟此數人者獨以德見稱於世則實百官列侯之表率也  
○純佑猶言良佐天既純佑命如所謂上天佑之篤生良佐者下章文王純佑放此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平格猶商書言格人蓋元臣之美稱如上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其格也然非和平之至則不能格詩



言神聽而歸之正直歸之和平者此也商之興正如  
此汝能永念則可以固天命矣汝其治明我新造之  
邦哉亂明兩字連讀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闕天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  
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  
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當從禮記作周由觀文王之德蓋數字皆以相似而齊誤也周遍由歷以觀是詩所謂鑒觀四方者惟文王之德克享天心而集天命焉然亦必賴五臣以濟蓋五臣之迪彝教以佐文王修和者其業之盛也而能秉德畏威昭明文王之德怙冒西土聞於上帝者其德之純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號叔死矣是無祿也四人者尚存故曰尚迪有祿非  
謂武王富有天下也四人逮事武王故當武王奉天  
伐罪之時昭明武王之功覆冒天下使天下咸頌其  
德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  
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  
聞矧曰其有能格

文武之已事如此在今日則老成凋謝惟我與爾弘

濟艱難如涉大川期於共濟王雖在位而猶沖幼固  
不大責于我然使但為身謀收身以退而不勉王之  
所不及則老成之德不下於民而新進用事之人將  
有不可知者昔者吾嘗作詩托諸鳴鳥而猶未能自  
達況驟能格君心之非乎以見事勢之未可去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

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肆念我天威

予指周家而言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  
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  
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

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  
茲往敬用治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之項用其順于德者則色莊者有矣蓋迪知忱  
恂之反也此言夏之先后能用三宅之人而由大臣  
之知人信人者啓迪其君使無失於任用見已今日  
所以告戒之意亦若此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弗作往任猶言弗舉舊職蓋所用非人則舊職不舉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三有宅所以稱其位由於三有俊之稱其才兩句相承觀曰字語氣可見也不式者大法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大法也嚴思斯義而所用無失故近者



既合於大法矣遠而四方亦惟以此大法而見德於天下也

嗚呼其在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式商受命者言其伐暴以德與湯同轍是法商之受命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

上帝立民長伯

克知三有宅心者知設官之意灼見三有俊心者識  
任官之材似非已用未用之謂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

開首言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言三事正與前  
應以下則自綴衣虎賁而推備之也蔡傳既以第三



守封疆之官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知所以設官之心而能盡其道故能立此常  
事司牧之人而皆能得其俊有德者也蓋為官而得  
人則無用違其才之患矣觀此節口氣正是申明克  
知灼見兩句意蓋知以三宅三俊分兩項人者非○  
常事是總三事而言司則常任準人皆在內牧則是  
常伯不必如蔡傳說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

庶言者號令條教常任之所掌庶獄者法禁刑罰準  
人之所司庶慎者防守修禦牧伯之所職文王但訓  
戒其用違而不侵其責任蓋既克知而灼見之則必  
信用不疑而後有以致其誠使之展布四體得有所  
為然後可以盡其用也○有司用之字者蓋國之大  
政大法皆有司之者故言有司之則常任準人在其

中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  
並受此丕丕基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  
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  
勿有間之

立政立事常任之職也不曰任人者政事之大王與

大臣共之者也故上言罔敢知偏以庶獄庶慎言之  
此亦只言庶獄庶慎者蓋不乃俾亂相我受民乃立  
政立事之大者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  
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

則克宅之者所謂克灼知厥若也克由繹之者所謂  
自一話一言而思維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惟有司之牧夫句當連下文讀之此段又於三者之



中專舉庶獄言之蓋為庶獄庶慎并重而庶獄尤不可以輕誤古者兵刑同為一司故臯陶主蠻夷寇賊之事戒王不可黷武尚威誤於庶獄惟使內之有司如司馬司寇之類外之牧夫如方伯連帥之屬治爾戎兵以詰暴亂以平邦國則可以揚文武之光烈矣說者分為兩段故費說辭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

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作一句讀言當以蘇公為法式敬慎以平刑也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為寇敗則鴟義為姦宄則奪攘矯虔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剽則極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越茲麗刑并制言其不分輕重凡麗於刑并為一條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  
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虐威庶戮言威之暴而所戮者衆傳以庶戮屬下則  
不能成句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  
常鰥寡無蓋

至治之世地天之氣未嘗不通也天神未嘗不降地  
祇未嘗不出也而必絕之何哉此則國語所謂民神  
雜糅不可方物者非理之正也明明者著明其顯明  
之理棐常者扶植其經常之道傳精白一心語未瑩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為句清問下民鰥寡即上文鰥

寡無蓋禹謨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者德明惟明  
也有辭于苗即上文遏絕苗民禹謨所謂奉辭伐罪  
者德威惟畏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  
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明刑以弼敎典禮而播刑無可疑者三后首伯夷蓋  
因上文言天地神人之事而宗伯之職治神人和上  
下故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特言刑官非輕之乃重之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德者刑之本也穆穆明明灼于四方所謂明明德于天下者然後繼之以刑之中則德明德威之下莫不復其常性矣所謂明明棐常者如此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

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是通篇最精微語臯陶言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聰明明威寄之於人洪範欽福以錫天下有仁壽而無鄙天所謂自作元命也故陸子靜謂臯陶謨洪範甫刑三篇乃傳道之書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

亂無辜上帝不譴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  
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簡孚之道雖多而惟容貌最不可掩至于證驗無據言貌無稽則所謂無簡者矣無簡者例在不聽然豈可置之不聽而遂已乎必也嚴敬天威徐以察之庶

幾幽明之間必有嚮應善惡之報必無僭差此意尤  
竭忠誠悉仁愛者所當知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  
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非從惟從與上文非終惟終語氣正同洪範言曰從從謂順理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言察其言辭於差

互之間觀其順理與不順理也○有并兩刑者或一人而犯二罪或一罪而自重即輕自輕即重皆謂之兩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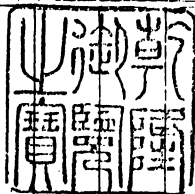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朕之敬畏于刑者以有德于人莫如明刑上天相助  
下民而我作配之故也無簡不聽者曰單辭明清者  
所謂具嚴天威也兩造具備者曰兩辭五疵之中惟  
貸為甚私家于獄之兩辭言不可藉獄貸以為私家  
猶禮記言君子不家于喪也又申言永畏哉其惟刑  
罰乎蓋刑罰在天自有定理其失當者皆人以私意  
輕重之是非天之不中也惟人所為而已若使所刑  
罰之人在天命未嘗極者而我極之則下失仁恕之

心上干陰陽之和禮樂教化徒具文而已豈復得有  
善政在于天下乎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  
于茲祥刑

平水土者德於民之家播嘉種者德於民之身明刑  
者則德於民之中也蓋用五刑而咸中則民亦自得  
其中矣



榕村集卷四